

世界华人作家作品（第三辑）

西海岸的阳光

于文胜◎主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世界华人作家作品(第三辑)

西海岸的阳光

于文胜 主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华人作家作品. 3 / 于文胜主编.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3.7 (2015年4月重印)
ISBN 978-7-5469-4229-2

I. ①世… II. ①于… III. ①世界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8385 号

责任编辑:武夫安 刘 彤

封面设计:党 红

世界华人作家作品(第三辑):西海岸的阳光

主编:于文胜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
邮 编	830026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4229-2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佳作收藏

- | | |
|----------|-----|
| 1/西海岸的阳光 | 施 玮 |
| 10/喀纳斯四季 | 康 剑 |

异 域

- | | |
|--------------|-----|
| 14/桌上田园 | 融 融 |
| 19/我的羊肉泡馍 | 陈瑞琳 |
| 24/帕特·红酒·女人泪 | 舒怡然 |
| 29/高贵的野蛮人 | 方丽娜 |

亲 历

- | | |
|-------------|-----|
| 34/亲历“9·11” | 夫 英 |
| 42/走进监狱 | 江 岚 |
| 49/落选的陪审员 | 张 扬 |
| 56/美国大学少年班 | 于 疆 |
| 63/和女儿一起成长 | 王维民 |
| 68/我的总统我做主 | 张文文 |
| 73/同事詹姆斯 | 方 闵 |

纵 横

- | | |
|-------------|-----|
| 83/女性感言 | 陈 谦 |
| 88/差异中的快乐生活 | 山 杉 |

92/等通知看孙子

珍妮

人生一瞬

95/纵横美利坚

叶周

105/那年在爱伦代尔

秦无衣

116/松风之间

程宝林

121/临终关怀

成瑞来

127/三女

施雨

华人地球

131/美哉夏威夷

杨慰慰

136/莫忘埃及

王玲

141/在西班牙看斗牛

梁霞

/ 2 /

图书收藏

143/奥尔布莱特的“胸针”外交

沼荷

147/爱到生命最后一刻

刘加蓉

新人推荐

152/岁月淌过这条河

王云鹏

155/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李晓寅

西海岸的阳光

施 玮

那根金黄的弧线

一离开中国,中国就成了情人,情人也就成了中国。这和男人、女人一样吧?在一起时,情是若有若无的,然而一旦离开,好像两根竹签上黏稠的糖稀,分开后才呈现出金黄的、欲断难断、欲续难续的弧线来,让你看着发呆。让你的记忆在糖稀被舔尽后,在甜味淡漠后,仍被那根金黄的弧线时不时地弹拨一下,这弹拨的次数未必多,甚至是极偶然的彗星一掠,但其危险性却笼罩着,让“心酸”成了记忆的潜流。

我记忆中的潜流,就是你的离开,你是谁,是不是一个人,几乎无法考证所以也就不重要了。敏感的女人总是面对着一个远离的男子的背影吧。与男性的故国相对应,游子自然就因着软弱,因着敏感,而女性化了。这就如同与天相对应,人就女性了;与政治相对应,文学就女性化了……

女性化了的那位,就会在心里生出被弃的愤怨,即便是主动选择地离开,也不能改变这怨怼。不过,等离开成了事实,等距离远到相对安全了,我们便看见了那道金黄的弧线,舌尖开始有了味觉。

日子总是被一个背影剪断的,它们散在怀里,大珠小珠,却落下无声。离别的一瞬其实并不存在,但却超越了机场入关,超越了某句话,超越了一场哭……铁钉般被钉在记忆中。那一刻,我一动都不敢动,每道缝隙里都落着日子,稍不谨慎就会漏掉些自己,拣都拣不回来。

你走了,陈述句般一点点走开。没有细雨,也没有淡淡的夜色;没有音乐,也没有任何可以替我喊出口的声音。阳光没心没肺地灿烂着,我不

能起来追赶,因为怀里全是散落的日子:散落的昨天、散落的今天、散落的明天,都是不能弄丢的。

看着你走远,或者是自己坐在运输带上离开,面向着你的脸也如同面向着背影。知道一切已成定局,没有什么能改变的,也没有什么需要改变,只是,一动不能动地僵硬着。这,让人发疯。但自己的日子必须由自己兜着,原本它们穿成串,挂在脖子上,让人几乎可以忘记。原本无意识地携带着它们走东逛西,现在却成了负担。这就是所谓的“命定”吧!

“命”并不像四大金刚般按住你,却像些细小的油里浸过的珠子,像小小的婴孩,让你抱着,坐在那里痛不欲生。既然痛不欲生了,为何还要抱着这些怀里的日子?谁又能说得清?或者,站起来,抖抖衣襟和手。让自己离开日子活着吧,又不知会活成什么样子,会不会惹上些更莫名其妙的累?何况,离开了日子,你又是谁呢?我又是谁呢?乡愁或是情爱就都没了依凭,没了起始……

很想回到幼婴的时代,含着奶嘴过日子,日子们全都老老实实在奶瓶里,被吃进肚子,睡着了也不怕它们溜掉。现在却不行了,许多原本是身体里面的东西,却零零碎碎地披挂在身外,全力以赴地小心着,还是丢三落四。人活着活着就成了个空荡荡的人,抱着一大堆被挤出来的自己,坐在大大咧咧的时光里。

/ 2 /

住在震颤的洛城

还没到洛杉矶,就听说洛城是一个阳光之都,是黄金西海岸的同时,也是个地震多发地。七年前,我从美国中西部的墨西哥州,搬迁来洛杉矶。搬来前,我的美国邻居和朋友们听说我要来洛杉矶,都是面带同情。对于美国中部的、较为传统保守的白人来说,洛杉矶和纽约都属于无法居住的城市。

不能居住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地震,而是人多、车多、空气差、房价高,总之是个“乱”。再加上“地震”,就更是给人一种时刻都摇摇晃晃、不安定的感觉了。最后,他们很勉强地接受了我的说法:一个中国人,为了饮食和回国方便而选择洛杉矶居住。对于阿尔伯克基的美国人来说,吃什么并不重要,更不会动不动地出远门。

来洛城前,我想:人多车多?与中国相比也就算个乡镇水平,空气、房价那就更无所谓了。但来后,我竟然深深体会到了朋友们的劝告,与美国中部地区相比,洛城仿佛随时都在震动。再也看不到阿尔伯克基永远如画的天空了,洛城的天空偶尔美艳一下,要急促观赏以免错过。高速路上,停车场,车们争先恐后,路面颤动,时间也急迫地震颤着。房价高低如云霄飞车,让人生怕失落了什么,又总在失去。文化活动多了,见的人也多,但人来人往的反而没了可以喝茶的朋友……真是感觉天、地、人都处于震颤中。

这七年中,地震也经历了很多次,级数不高,也只能算是颤动。但总说会有次八级以上的,让心不能彻底地落到实处。水和饼干买了两三回又都吃了,终不再储存。上周两天震了三回,我是个对震动极敏感的人,这次也只跑到后花园一次,就再不想离开沙发了。人就是这样吧,震着震着就适应了。

墨西哥人的后花园

在美国,人们大多把墨西哥,特别是邻近美国西部沿海地带,称作美国的后花园。我也去度过假,西班牙风格的小餐厅,碧蓝的晴空与多彩的花卉,豪华的酒店装饰着墨西哥特有的颜色,异域风情从一处处细节里冒出来、弥漫开。

美国人,特别是加州人把墨西哥海湾当作度假胜地,很大的原因,一在于物价的差异,二是缺乏工业的原始。其心态和口气,有点像近年我听中国人谈去越南旅游时的样子。去年我在南宁开会,有朋友鼓动我去越南,说在这这是穷人,到了那立马感觉底气足了,成了富翁,钱特别经花。

只有富翁才有后花园吧?我在美国中西部时,有幢按自己心意造的房子,整个后花园都是我精心设计,然后一花一草一砖一木地实现的。心形的草地,近百株郁金香花圃园,红白大块地砖拼出抽象的图形,本色枕木搭的桌椅可坐八九个人,各色玫瑰、心爱的红枫,还有果实累累的桃树

……

然而,我坐在后花园里享受的时间,远没有修建它的时间多。那套精致的铸铁工艺小桌与两张椅子通常空着。我常常看着它们,现在是常常

想着它们,思考我和它们的关系,也就是一种拥有的满足吧?

后来我卖了那幢房子,那是我人生的第一幢房子。卖了它以后搬到洛杉矶,这里是美国房价最贵的地方,寸土寸金,许多房子的所谓花园都是象征性的。这就让我失去了安家购屋的欲望,总觉得没有自己的后花园就不像是在美国的家。

我们租了个没有后花园的别墅,离海不远。因为没有后花园,也就不便常常邀友聚会。东西海岸的人不像美国中部地区的人喜欢在家里聚会,缺一个真正的后花园一定是个重要原因。不常在家宴请的我和老公,只能改变生活方式,常去海边走走。

洛杉矶海边真是美极了,不仅美,而且是“穷人”的天堂。那里是最美的欢乐之地却一分钱门票都不必花,公共停车场也是国家补助的,极便宜。节庆日常免费,若进去的时间不长,计价器也会显示免费。伸到海里的观展台上有时搭起台子演出,夏季周末海边草地上也有各种音乐会、演唱会,一切都是免费的。

但在那里享受和玩乐的中国人不多,中产阶级的白人也不多,最多的是墨西哥裔的全家老少们,他们快乐极了,自由地享受着,穿着普通短衣裤的大人孩子在海浪里戏耍,完全不在乎身材,也不在乎有没有一件得体的泳衣。但他们的快乐充满了整个海湾,整个海湾像是他们自家的后花园。与他们相比,那几个穿着高档潜水服却只在海边晃荡,潜不出多远的人反倒成了种幽默的点缀。

除了墨西哥裔人,多的就是老人和青少年了。其他人呢?不喜欢海吗?当然不是!对于有钱人,近旁的海不去,定要计划了远远地去墨西哥的海湾度假。对于正在趋向有钱的准中产阶级,大都在努力奋斗为了拥有一座带后花园的房子。却不知道,阳光之都——洛杉矶——的黄金西海岸早已成了墨西哥人、洛杉矶无产阶级的后花园。

记得我有个朋友是北京人,他在美国向人介绍起北京时,所有的地方不是在他家前边,就是在他家后边。我们笑他是把半个北京当做了自家的后花园。现在想想却不敢再笑他了,执著于拥有的其实能拥有的极少,放下占有欲的人却拥有了天地,后花园是这样,人生不也是这样吗?

男人不该吝啬笑容

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开车仅需三四个小时。我和丈夫对赌博都没什么兴趣,我是觉得自己从来没有飞来横财之运,丈夫是性格中缺少赌徒心理。有时我也会遗憾这个男人缺乏冒险精神。我倒不是盼着冒险带来的福贵,而是有点迷恋冒险的浪漫。但移居美国后,见到太多不乏冒险之浪漫的男人,却也看到了让我无法承担的后遗症。渐渐地,说到西方男人,我会赞叹欣赏,可论起婚嫁来,身边的夫仍是首选。

那次感恩节,我俩驾车去拉斯维加斯,赌城最热闹的当然是晚上,逛了不太久,嫌人太多就回到酒店,洗了澡换上浪漫的衣服,和丈夫下楼。我们住的威尼斯大酒店,楼下有一条人造室内河流,上空是难分真假的人造天空,它会随着时间变天色,和外面的天同步,只是到了傍晚就定格于美丽的斜阳了。

河边有许多酒吧餐馆。我们选了一家进去,临河有一空位,两人的。待我俩相对坐定,就来了一个服务生,是意大利人,消瘦的脸,深陷明亮的眼睛,眼神有点像月光下清冷的深潭,或是一朵淡紫的花。个子很高,蹲下来,向我讲解各种鸡尾酒。我竟然有了丝害羞,心悠然飘开,忘了身在何处,心想这么漂亮的人不去当演员可惜了。

“长得帅吧?”我抬头问丈夫,他竟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

“满大街都是,有什么呀?”他说。

“但你看他两颊陷进去,线条绝对适合入画。”

“我年轻时还陷进去呢,年纪一大全鼓出来。连张东健的腮帮子都鼓出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丈夫特意提到一个有名的韩星帅哥来为自己论证,我一笑不予理会。

鸡尾酒上来了,男服务生殷勤得很,他的笑和眼神把意大利的浪漫都带来了,风一般吹近我。那是我向往的地方,音乐、绘画,还有西方男人那种特有的明亮的调情。

美国的男人,永远为女人准备着灿烂欣赏的微笑和目光,让女人觉得自己美丽风情,甚至独特。他们的目光情意绵绵、快乐,却并不向你暗示床上的一切,更不会让你有被剥光了掂量价值的感觉。在美国,男人的

目光普遍让女人感受到自己的灵魂,感受到自己的尊贵与娇美。

而在东方,我常常会在男人的眼神和举止里尝到屈辱感,当然是在一些不相识的人群中。不过,我安慰自己说:他们的尊重与欣赏留给了几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吧。但总的来说,中国的两性氛围还是较普遍的让女人失去了被宠的感觉,而我认为女人被男人宠着、护着、赞美着,才会像花一般绽放出生命中的自然之美……为何大街上的中国男人那么吝啬呢?

正胡思乱想着,被丈夫故意嚼冰的声音惊醒,虽明知他爱吃冰还是开玩笑说:“怎么?那么热。”他就说:“我已经快火山爆发了,天啊,我的老婆和服务生眉来眼去,我在这只能一个劲吞冰。”我俩不禁开怀大笑,他用相机拍了一串我的笑。

我低头去喝那杯鸡尾酒,透明的冰块间有细小的碎薄荷叶,以及若隐若现的绿。一直嫌丈夫太爱开玩笑,缺乏深沉的魅力,但他让我有被宠的满足,爱使我性格中许多扭曲隐藏的皱折渐渐展开。不过,他在路上见到别的女人也常面无表情。是正统教育造成的,或者是因我在身边?我倒觉得有点“花花公子”的样子也不错,男人(特别是帅哥)不该吝啬笑容,当男人不吝啬宠爱时,女人也就不在乎柔软了。

不同的墓地

在美国的市镇中,若看见一片被围起来的格外碧绿,点缀着鲜花的草坪,通常那就是墓地。美国的墓地一般都在市中心而不是郊外,在社区中,或是在车水马龙的路旁。洒满了阳光,安安静静地好像一本摊开的书,让匆匆穿行于都市的人忍不住留下羡慕的一瞥。

我开车常常路过一片墓地,墓园的名字叫“天堂的门”。总想着有一天停下来进去走走,就像渴望走进一本童话书里,可是每次总有个时间和地点的目标,让我被四轮铁壳载着,无法停下。

终于有一天,走进去,平坦坦的草地像是专门让人散步的。没有隆起的坟头,只有一块块灰白的墓碑,简单地记录某个人的名字和身份。这让我想起唐朝诗人沈佺期的七绝《北邙山》。“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城中日夕歌钟起,山上唯闻松柏声。”

北邙山处于洛阳城边，山上有许多古代帝王的陵墓。今天中国人还是喜欢把墓修在郊外、山上。仿佛是在看着后人们，居住在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城里，早起晚归的劳作、嬉笑怒骂的爱恨、勾心斗角的争权夺利，甚至朝代更替的血腥。当然也盼着和平年代的扫墓，盼着衣锦的后人把自己的墓修得更高更大。

美国的墓地待在城中、阳光中，让人觉得生死可以融在一处。而中国的墓地在山上、松柏间，生死是阴阳相隔。一个借着高耸的墓碑不朽，一个是“天堂的门”也是邻家的门。但无论是高坟还是平地，下面的肉身都归了尘。对死亡不同的安置，决定了墓地的不同，更决定了活着的不同，平平淡淡地看死，也就能平平淡淡地看生了。

思乡如若

故乡对于我来说，实实在在的就是茶。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年岁、不同的乡愁……一杯半盏，静静地卧在案几，或是悠悠地执于手中，与我的目光耳鬓厮磨，雾一般润湿那若有所思又没着落的双唇。有时，故乡是红茶，金黄的光泽让人不敢饮，仿佛面对着太阳与月亮的结晶。故乡在游子的梦中是金灿灿的太阳，却因着距离，而蒙上了一层月的神秘与温润。就像细白瓷浅杯中汪着的红茶，灿烂与热烈被硬裹在里面，酿成了透明的平静，却仍在跃跃欲试地引诱着我。可惜红茶不独中国人饮，西方也盛行饮红茶，不仅“英国”和“红茶”常常相连，在美国的主妇们喝下午茶时，也常以精美的白底碎花茶具，端出红茶和小点心。茶具上的花纹大都是粉红或蓝色，我自己也有一套粉红碎花的细瓷茶具，买时欣喜于细腻的质感、温暖的优雅，却在发现是英国制造后，心里郁郁。最终弃置成了摆设，蒙了灰的落寞。这茶具也连累了红茶，让红茶般的乡思被西风吹皱了，就好像如今想起故乡：姑苏没了钟声，金陵失了滋味，上海的弄堂也淹没在了高楼的影子里。恍惚间，不敢思乡了。乡愁如无处落脚的宿鸟般，疲惫地飞在苍茫的暗空中。只有在遥远处，那遥遥之距，才能把我泡在一壶红茶里。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首《思乡》的小诗：

“我很想知道

故人的消息

很想在一个晴朗的午日

悠然忆起

他们熟悉的面影

这种时刻

屋里十分拥挤

我自言自语

并代替他们微笑

唯恐声音

如一杯寂寞的茶水

渐渐冷去

在陌生的地方

我们渴望乡音

谈谈故人

或只是一个村镇地名

抑或有条河

盛满了光屁股的童音”

/ 8 /

如诗中所说,有时,故乡是一杯寂寞的茶水。就像我们生命中许多最为珍惜的瞬间,一份掌心的温暖,一次并肩的无语,一个念了千万遍的名字……这一切都像一杯寂寞的茶水,并且拒绝我们参与它的寂寞,只能旁观着,看它渐渐冷去。

这样的一杯茶,应是绿茶。作为江苏女子,姑苏的小囡,秦淮的女儿,理当活成一杯绿茶,也把故乡喝成一杯绿茶,但我却是没有这份勇气。因为绿茶是脆弱的,经不起多喝几道。一道粗糙不可饮,二道三道醇香,之后却迅速地淡下去。魂消之速让我心惊,忧伤来不及散出去,便郁积在心里、肠胃里。

饮绿茶和思乡思人一样,让我总是在阳光灿烂的午后,都情不自禁地心惊,唯恐声音与面影,如一杯寂寞的茶水,渐渐冷去……常识虽然告

诉我，饮绿茶胃痛是因着胃寒，我却仍觉得，是那一杯杯绿茶般的思恋，脆薄的美，碎在心里面，划伤了我。

我的最爱是乌龙茶中的铁观音，它不像黑茶类的普洱幽深高贵，却是我所爱的“老棉袄”般的文化。“七泡余香溪月露，满心喜乐岭云涛。”随着云烟过眼，沧桑略阅，我越来越喜欢铁观音，就像我越来越喜欢冬天的炉火。

在低处悠悠然或思或不思，顺天命淡淡然有为与无为。这就是我現在的人生之境了，也像是件老棉袄，不见新，不见旧，舒适地拥着。不必担心那往昔的体味会散去，这时的思乡就如冬天烹茶：

“将雪在火中烧融，沸腾

泡开一枚枚烘烤、熏炒过的记忆

用天上的泪，引出人心中的泪

浓郁，却不浑浊

或夫妻相敬，或密友对执，或独饮……

窗外。天的泪，精美绝伦。

飘扬着，不甘落地——

杯中的记忆，一枚，一枚，沉下去……

忽然想起，今年春天有过一场暴雨……”

人生有再多场暴雨，也是在窗外、身外。而思乡却是一杯捧在心中的茶，如何能冲刷去一二？

（编辑：刘加蓉）

施 玮 现在洛杉矶。诗人，作家，画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96年移居美国，获博士学位。《海外校园》主编、《国际日报》文艺部主任。

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已近400万字。获世界华文著述奖小说第一名等文学奖项。出版个人作品集《歌中雅歌》《柔情无限》《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等14部。

喀纳斯四季

康 剑

喀纳斯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

当春风已过玉门关，杨柳青青遍塞外时，喀纳斯还睡在冬的梦里。漫长的冬季，使得喀纳斯有了足够的休眠时间，它的肌体在耐心的等待中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它孕育的春天才会如此的丰盈而饱满。

在喀纳斯，最先破土而出的，是顶冰花。顾名思义，顶冰花是顶着冰雪绽放的花朵。每年春季，它总是最先追逐着后退的雪线，还来不及长出稚嫩的叶片，就迫不及待地吐露出鲜黄的花瓣。它们成群结队，像一群快乐的天使，遥望远山，傲雪开放，最先向人们报告喀纳斯的春天已经来临。所以，喀纳斯的山花要么不开，要开它就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一开始就开得如此艳丽，不可一世。

于是，喀纳斯的春天就像初长成的少女，不施粉黛便自自然然登上场来。接下来，这少女的身躯开始蠕动并且慢慢鲜亮起来。顶冰花一开，它便顶着冰雪向大山的深处退缩而去。春风的脚步欢快而浪漫，向大地播撒着暖意。于是，春天就真的铺天盖地而来。随后跟进的，便是在满目的春的嫩绿中，各种山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

整整一个春季，喀纳斯的山花呈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层出不穷地铺满喀纳斯的山坡沟底。娇嫩的黄堇，一簇簇地开在潮湿的沟底，吐纳着春天的气息。华贵的野芍药，开满向阳的山坡，将绿色的原野一片片染红。亭亭玉立的柳兰，喜欢海拔较高的山地，它们会从春天一层层地开到夏末。还有要开就开得势不可当的金莲花，它们从来不会过多地选择开放的土壤，只要有春暖花开的机会，它们就会不加思索地尽情绽放。遍布

山野的各色山花,让喀纳斯这个少女从稚嫩变得丰满,由青涩变得华丽。

春天的喀纳斯是鲜花盛开的海洋。

喀纳斯的夏天,是和春天紧紧相连的。

因为迟到的春天挤占了本来就短暂的夏天,所以怒放着的喀纳斯索性把自己的青春生命早早地投进了夏天的怀抱。

虽然山花依旧开放,但绿色已经是喀纳斯夏季的主色。和江南沉闷的绿色不同,喀纳斯的绿色如同水洗过一样,是清澈和透亮的。从山谷的草场,到山腰的混交林,再到高山上的草甸,都是清爽透明,翠绿如洗。及至山顶上那几抹残存的积雪,在蓝天和青山的映衬之下,也是那样的洁白如玉,分外耀眼。难怪有人说,看喀纳斯的山水,就像忽然擦亮了很久没有擦干净的窗户,让人感到赏心悦目,豁然开朗。

和大山的绿色相对应的,是喀纳斯的水。水是生命的律动,是自然的灵魂。没有了水的山,只会是一个坚硬的空壳。喀纳斯的名字,本身就是因水而生。夏季的水总是丰沛而慷慨的,因为融化的冰川为喀纳斯湖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当湖水溢满了整个湖泊,河流也变得奔腾和欢快起来。神仙湾因水而雾气蒸腾,月亮湾因水而月如弯钩,卧龙湾因水而灵气彰显,整条河流因为水而变得满载着希望。

喀纳斯的水因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着色彩,即便是在同一个季节,它们也要变换着不同的装扮。初夏的喀纳斯湖清澈见底,湛蓝如镜。随着冰川融化,夹杂在水中的矿物质流入湖中,湖水开始由蓝慢慢变绿。当白色花岗岩粉末在湖中渐渐饱和,湖水又由淡绿变成乳白。这时的喀纳斯湖,更像是一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绿色的山林中。

夏天的喀纳斯是满目养眼的绿色。

喀纳斯的秋天,总是让人来不及防备就提前来到了。

风霜是秋天的使者,山林是秋色的载体。喀纳斯的秋天,美在它树种的丰富,美在它色彩的张扬。

最先给喀纳斯涂抹上油彩的,是欧洲山杨。欧洲山杨是喀纳斯山林中的矫子。挺拔的树干是它们坚韧的腰身,蓬松的树冠是它们出众的风姿。当最早一场寒霜悄然落在喀纳斯的山间,欧洲山杨便害羞一般的为

它涂抹上了淡淡的红晕。随着秋意的渐浓,霜叶也愈发的红润。远远看去,欧洲山杨似一团团红色的火焰,燃烧在喀纳斯的丛林之中。

紧接着,白桦林摇曳着婆娑的发辫也开始粉墨登场。如果说欧洲山杨是以氏族部落生存在山林之中,那么疣枝桦则是以更大的空间占领着自己的领地。它们喜欢生活在潮湿的山谷和背阴的山坡。白桦林或者独立成林,或者和针叶林混交生存。在渐入佳境的秋季,白桦林的树叶逐渐由绿变黄,和青翠的云杉形成了极大的色彩反差。当一场场的秋风从山谷吹过,金黄色的树叶也会随风飘落。它们一层层,一层层,将大地灿烂地覆盖。

如果说,欧洲山杨是点燃喀纳斯秋色的星星之火,白桦林又为这秋色的渐浓打好了充足的底色,那么落叶松色彩的演变才是这金秋盛大风景的真正主角。

就在火红的欧洲山杨渐渐褪色、金黄的白桦林依然妖娆之时,漫山遍野的落叶松像大梦初醒的巨人,抖擞着身躯开始让自己全身的肤色变得光亮起来。起初,松针的颜色是嫩黄的。随着秋的深入,根系不再向树梢提供水分和营养,长满松针的树冠在阳光下泛滥着透亮的金色。青绿色的云杉和冷杉点缀在山林之间,错落而挺拔,像是黑色的琴键。这时的喀纳斯,它的山川林海被渲染得五颜六色,就像奏响了金秋的交响乐。盛大的乐队把这山川林海演奏得气势磅礴,热烈奔放,并且一直会演奏到雪落枝头。

秋天的喀纳斯是色彩斑斓的梦幻乐章。

喀纳斯的冬天不是老人,它是睡美人。

仿佛喀纳斯的春、夏、秋都是匆匆的过客,唯有冬天才是它真正的主人。春天赶着夏天走,夏天赶着秋天跑,一季追赶着一季,每一个季节都是匆匆地来临,匆匆地展现,然后又匆匆地收场。是的,喀纳斯的春、夏、秋三季充其量也就是半年时间。而冬季,它会独自占领另外的半年。

就这样,在上演了金秋的色彩大戏之后,喀纳斯的冬季在不慌不忙中步履蹒跚,渐行渐近。冰雪是冬天的象征,喀纳斯的冬季就是冰雪的世界。雪一场场地落下,无声无息。起初它们无法留存,被初冬的暖阳融化成雪水。慢慢地,随着天气变冷,它们会最先把山顶占领,然后慢慢往下